

四度訪美記趣(下)

李昌來

原子筆作秀才人情

第二次旅美，見到的時代產品，有以下三樣：一是電晶體收音機，容量小巧，可以放置於口袋，音量宏大而清晰，聽收效果良好，而且價錢便宜。二是呢隆襯衫，輕巧耐用，易洗易乾，而不要熨燙，價比布質襯衫為低。三是原子筆，價極廉，一角美金甚至幾分錢也可買到一支；有墨水鋼筆之功用，而沒有灌墨水的麻煩。這是物質生活上的顯著進步，在臺北還沒有趕上這種時髦。於回國前，自購小收音機一架，每日隨身攜帶，收聽新聞。也採購呢隆襯衫多件，部分留作自用外，其餘贈送親友。至於原子筆曾大批購進，親朋好友及同仁每人贈送一支：沒有使用過洋貨的，經濟實用，使受贈者欣然領謝，正所謂禮輕而情意重了。

一晃又一十九年過去了，到了民國六十八年，我已有兩次辦理退休的經驗，四十三年八月由國防部軍職外調，官階是陸軍少將，後來辦理退休，領得一次退休金共五萬二千六百元。復於六十四年二月在海洋學院院長任內再退休，從此吃

終身退休俸。現在(七十三年)的俸金，每六個月頒發一次，每次共七萬二千多元，每月僅得一萬二千，不夠維持合理的生活，同時體力精力均好，也有志繼續辦學。

女兒邀請三次赴美

退休不久，基隆崇右企業管理專校董事會延聘我出任該校校長，我乃欣然接受。四年後的暑假中，女兒平蘭和文珊雙雙來函歡迎我趁暇到美國聚。她們都在美西，一在舊金山(華僑稱為大埠)，一在洛杉磯(華僑稱羅省)，當時桃園國際機場已落成，且已開放使用，而華航又有直達機往來於大埠及羅省兩地，搭上飛機後僅十個小時之久，即達目的地，輕快之至。於是接受女兒們的邀請，向崇右董事會告假兩個月，乃作第三次訪美之行。於六十八年七月三日出發，九月三日飛返臺北。關於此次訪美見聞，已為文報導，並經中外雜誌於六十九年分兩期刊出。

四十九年當我第二次訪美時，我政府以三民主義治理臺灣，僅僅十年而已，正在實施第二個四年經建計劃。方由農業社會起步走向工業化的

道路，所以工業產品自己無法生產；外貨又不能打進我國內的市場，因之到美後看到的新的工業成品，等於是劉佬佬走進大觀園，樣樣覺得新奇。可是第三次到美後，走進百貨公司逛逛，看到的、吃的、用的、娛樂如音響、電視、唱片等，不獨臺北百貨公司都琳瑯滿目，連街頭巷尾的地攤上也樣樣「滿坑滿谷」，對久居臺北的我来说，沒有一樣是新奇的。這是我自由中國的工業，由萌芽發展到起飛的態勢的具體表現。

備辦禮物頗費周章

在這次回國前，也想帶些合適的禮物贈送親友，想買件夾克，翻開布條看是臺灣製；再想買個手提公文包，一看又是臺灣製；陪着兩個女兒走遍各大公司，發覺合適作爲贈禮的東西，十之六七都是臺灣進口的。於是放棄在百貨店選購的念头，聽從女兒建議，走向附近果菜市場，挑選肥碩、色澤美觀而新鮮的蘋果兩大箱，在同國之時，帶上飛機，以之餽贈友好，大家視為珍品；蓋當時臺灣地區尚缺寒地農產。不到一年，六十九年春節時，北市的蘋果又呈現滿街羅陳的現象

，一方面大批進口，另一方面我山地農場亦充裕的供應。至此我工業品既窺羨美國，農產品如新鮮水果，也自己供應無缺；難怪我國的國際貿易，年年有出超，而且出超數字，也隨着貿易額之增大而增加，這是我政府勵精圖治以三民主義建國的成果。倒不知今後我回國時，要選購什麼去餽贈親友？這將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。

兩眼內障視力遽減

民國六十六年春天發覺自己的視力不正常，遠遠看人感覺模糊，以為是眼睛有散光，趕到公保門診中心看眼科醫生，請為我配副眼鏡。醫師診斷後，檢驗出兩眼均罹患白內障；多數人的白內障起於眼球外圍，內障由眼球邊沿向中央方向增大，迨整個瞳孔被內障佈滿了，雙目才看不見東西。解決辦法是施行手術割治；不過白內障自眼球外圍擴展至瞳孔，為時頗長，拖延十年或二十年者甚多。醫生接着告訴我：我的兩眼所害的內障，與多數人不同，一開始就長於眼球中央，在瞳孔的部位，障礙視線，影響目力甚烈，在短時間內必須切割。當時遠望雖有困難，但讀書閱報和處理公文，尚無任何妨礙。此後遍訪眼科名醫，首先到鐵路醫院就診，再到臺灣療養院求治，又請臺大醫院、三軍總醫院及榮民總醫院等名醫診斷，所得醫生的指示完全相同，醫治之法，迨白內障成熟時，予以切除。

光陰疾駛，內障漸漸增大，視力日見減退，至民國七十年春，召集教師及同仁開會時，座位在四五尺外的，就不能辨認清楚了。於是用放大

鏡批閱公文，不時搜購大倍數的放大鏡取代，最後，加光鏡和放大鏡不再發生任何作用了，已到視力減退至零點二的地步，乃於七十年七月暑假開始時，辭卸崇右校長職務。

親友勸我早日割治

有一次，北區大專校院長假臺北榮星餐廳餐敘時，承臺北醫學院謝院長告訴我：白內障是一項很麻煩的病，非切除不可，切除後要戴一千多度的眼鏡，很不方便，而且感覺痛苦。他舉例說，謝副總統東閣先生（謝院長的父親），白內障割治後，深以戴深度眼鏡為苦。七十年十月十四日三軍總醫院文良彥醫師為我檢驗後，命我到三軍總醫院交涉病床，即日為我實施割治手術。同時好友考選部次長鍾義均兄說：據臺大醫院院長告訴他，割治白內障有新的辦法，將一枚塑膠做的假眼珠裝入眼眶內，割治後，有免戴深度鏡之優點，而且一勞永逸，效果良好；現在在臺灣只有長庚醫院施行這種手術。我聽到義均兄的消息後，急病亂投醫，乃逕奔長庚，向其眼科主任陳德昭就診，他看後也命我即留院施行手術。

我自幼體健如牛，在四十四歲以前，僅於三十四年春痔疾發作，在英國看過一次醫生。此後雖然患上高血壓及糖尿頑疾，看醫服藥，卻不曾動過任何外科手術，談起開刀切割眼睛，內心徬徨不安！既要割，到底去那家醫院請那位眼科名醫操刀呢？假使手術失敗了，變成了瞎子，今後的日子又將何以自處呢？心潮起伏不寧，精神因之萎靡，自己已無法作出明智的抉擇。

往美依親投保就醫

恰於此時，平兒聽說我已作第三次的退休，而且年屆七十有五，由美專程返回臺北，敦促赴美依親，她自願照顧我的生活；終身受其奉養。人到老年懇切盼望天倫敘樂，在臺灣既沒有我再為黨國報效的機會，於是同意平兒的請求，趕辦出國手續，也將雙眼內深度的白內障帶到美國延醫診治，一舉數得，乃有七十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四度訪美之行。

到美之日，探知美國入院醫病費用高昂，住一天醫院將花費七百美元。平兒既無法為我負擔醫療眼疾的費用，我更一文莫名；於是在到美之日起，向保險公司投保，所有保險公司除了一家外，其他都不接受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投保。僅有的第一家願對老人服務的，名叫藍盾（Blue Shield）公司，該公司規定自投保之日起，滿六個月後，才有資格接受該公司之疾病給付，而意外災害之治療，則不在限制之內，隨時可以照顧。

保費每三個月預付一次，初時為三百七十多美元，隨時調整。去年（一九八三）四月起，增加為五百七十一元六角五分美金，現接通知，從今（一九八四）年四月份起，每三個月調高到六百二十八元八角了。換句話說，我女兒為我所擔負的保費，每個月將耗美金二百零九元六角，數目大得驚人。但美國人或停留和寄住於美國境內的人，沒有一個人不向保險公司投保疾病險；人們無法避免災病侵身，祇有依靠保險來保障自己之安危。

霧裏看花終粹一跋

自七十一年（一九八二）元月起，旅美的生活，非常苦悶。視力快速下降，對於外面景觀，看來一片模糊，不能閱讀，也不能提筆對親朋寫信。可是賤軀頑健，體力旺盛，爲着消磨悠悠白晝計，只有走出戶外，沿著街旁人行道散步，整個上午和下午都在街上混過，家家戶戶前院花木扶疏，草綠如茵，可惜我如霧裏看花，濛濛混混；不過，我也沒有閒心尋芳探勝。每星期一至五早晨八時後，住民上班的已經上班工作，學生們亦均到校上學，街頭一片靜肅，許久碰不到一位行人，也聽不到汽車喳喳地駛行，滿街唯有我獨來獨往，街道平滑行走舒暢，我雖看不清楚路面，仍以快步疾行。不意於七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（星期五）晨九時許，於漫步時，卻因一處路面水泥磚高低不平，左腿未提高，致被高出路面約兩吋之水泥磚擋住了左腳尖，因而整個身體向前跌倒。該日日記有：「今晨散步時，跌倒街頭，幾乎折骨，不能動彈。幸上蒼保佑，兩分鐘後爬起，尚無大礙，萬幸萬幸。」

俗話說：眼睛是靈魂之窗。現在雙目雖張開，因爲視而不見，有如魂不附體；人失去了靈魂，等於行屍走肉，雖生猶死了。黑暗中的生活，了無生趣，苦悶不堪；走倦了回到家，打開電視機，無法看，只好「聽」電視了。灣區有一家基督教傳教電臺，每天二十四小時不停的傳播基督福音，我在悶極無聊之時，雖不是基督徒，也常常扭開收音機靜聽牧師講道。他們講的都是勸人

爲善的故事，藉此宣揚，可以使歹人革面洗心、改邪歸正；也可使社會移風易俗，化戾氣爲祥和。這種不舒適的日子約度過四個月後，乃積極探訪名醫，診斷眼疾。

名醫操刀一割復明

在舊金山及聖荷西地區分別請教了五位中美眼科醫生，最後經家庭會議決定，延請住宅附近聖地非爾城拜斯醫生(Norman S. Buys)操刀，先割治右眼，於一九八二年八月九日上午九時進入雅爾哈米羅醫院(EL CAMINO HOSPITAL)，在候診室進行各種準備工作，由護士連連點眼藥水，全身消毒、量血壓、量體溫、測脈搏。同日上午十一時仰臥病床上，由護士推進外科手術區，至此家人均被擋駕，曼珠偕平、文二兒祇好在外靜候。

推進手術區仍由護士點眼藥、消毒，轉彎抹角最後到一間房停下，護士幫助我自病床移臥於手術臺，此時已聽到拜斯大夫的講話聲音，倍覺親切；他走近臺旁，以祝福的口氣，向我致候。兩眼已被眼罩密蓋，之後，拜斯在我右眼下方施行局部麻醉，注射一針，剎那間，整個右目部位，已成麻木狀況。醫生試試我右眼失去感覺後，即時刀鉗撞衝之聲，此起彼落；也聽到拜斯和其助手交談，在割切內障進行階段，我沒有感到任何痛苦。但自晨九時起經過三四小時，仰臥着不能翻身，倒有些不耐煩了。最後右眼敷上藥棉，加上特製眼罩，拜斯大夫親自爲我推動病床，送回候診室休息。我謝謝他，他也笑容可掬的慰問我。

護士小姐忙着送來各種飲料，接着三明治、熱狗和漢堡等羅列床前，任由我選擇；自昨晚起就不曾進餐，餓極了，狼吞虎嚥，也顧不得糖尿病爲害，直到吃飽爲止。度過了難關，挨受刀剪後，全身感覺疲勞，昏昏睡着了。

然而遇護士小姐，絲毫沒有體貼之情，一再催促我起床，穿上衣服，趕我離開醫院，我懇求多睡一刻而不可。原因是照規定關於割切內障的病人，只准在恢復室休息一個小時；否則需要主治醫師簽字後，遷往病房。病房休養取費極昂，我既不願浪費鉅額美金，而且全身連右眼也沒有任何不適之處，不過神經極度緊張之後，疲憊欲眠而已。於是一躍而起，昂頭挺胸，在家人伴隨之下，於其一小時限期內，離院回家。

此次就醫，在時間上自入院到出院共爲時五個半小時，上午九時進預診室，而下午二時半走出院門，而實際拜斯大夫操刀手術時間，是正午十二時至下午一時，僅僅一小時而已。

在歸途中，右眼雖承受過割切之創傷，卻無異樣感覺，既不癢、也不痛。想到眼部麻醉藥力消失後，恐將會發生忍受不了的創痛；爲預防計，平兒爲我到藥房選購一瓶口服止痛藥劑，以備發痛時服用。到家後，即時上床，因爲精力耗費太多，倒床幾分鐘很快好睡了；一覺醒來，已是翌（十）日拂曉，熟睡十多小時，通宵沒有任何不適之處。想起拔一個牙，還要疼痛幾小時，現在切除白內障，卻沒有給我絲毫皮肉痛苦，誠出意料之外。按照醫師指定時間，於十日下午二時，由家人護送到拜斯診所，作手術後第一次的診斷

護士說：「爲何不揭開眼罩？」我無辭以對，只好笑而不答。接着，她動手爲我將眼罩取下，同時叫我睜開眼睛，我敬謹照做；剎那間，週遭的人和物一一展現清清楚楚，映入我的右眼眶內。這位護士小姐曾與我接觸過許多次，卻看不清她的臉蛋和儀態，現在清晰地展現在我的眼前，不得不使我驚叫她是一位美麗佳人。於是我大聲發笑，護士也笑，我的妻女更陪着我發出欣慰的歡呼。拜斯大夫爲我檢驗右眼，一切順利，有零點七的視力。

向親友寫信報佳音

回到家，於當晚即向親友寫信報佳音，同時也規規矩矩以正字寫完當天的日記。這一年既未閱讀，日記雖每天塗抹幾行，等於道家畫的符咒，不能辨讀，不過聊備一格而已。右眼重現光明後，生活行動有些改變，散步街頭的時間，每日縮短爲半小時。恢復平生的閱讀習慣，先到附近市圖書館做一名常客，後來乘一小時公車去史丹福胡佛研究所光顧，看到好讀物也借回家來。

以圖書館爲生活場所，藉讀書來打發時光，精神有所寄託，頓覺度日如飛，很快的已到預定左眼開刀割切之時。邊醫囑，於同年（一九八二）十二月七日晨，再入雅爾哈米羅醫院，拜斯先生以同樣手法爲我完成左眼手術，手術仍爲一個小時，在恢復室也未超過一小時的休息時間，即出醫院返回家來。翌日拆開左眼眼罩，屆時雙目均醫障全消，眼花撩亂，不啻由黑暗走向了光明，真有再生之感。

供白內障病患參考

施行眼部手術，對我的體質有不良反應，兩次都會發生了同樣副作用：手術後小便排不出來，怎樣也無法外射。小便閉塞，是一件大事，閉久了，有喪生之危機。不得已曾於第一次歸家途中，再被送回雅爾哈米羅醫院掛急診號，經過便後，才恢復尿道機能。有此經驗，在左目割切的同時，於出院前施行通便手續，這種小便閉塞毛病，不是人人會發生的，我卻是一位受害者。

前面說明過，白內障手術有老方法及新方法兩種，老方法開刀的結果，要戴一千多度的眼鏡。我認爲今後閱讀不方便，家人也不贊成。新法是在眼球上放入一顆塑膠膠珠，想到我在臺灣帶來了一身皮膚頑疾，全身發癢，日夜騷擾不安；假使眼內加上一件塑膠東西，騷癢起來，將何以善其後？於是猶豫不決者久之；乃將此種情況詳告拜斯大夫，他作肯定的答覆說，沒有關係，不影響皮膚。現在經過一年又八閱月後，眼不癢痛、視力良好、雙目均爲一點零；讀書閱報，可以配戴眼鏡。這證明拜斯之言不虛，新式方法（將塑膠鏡片入眼眶）割治白內障是一種最好手術。茲特爲介紹，以獻給同病者作爲參考資料。

觀光旅遊稱心愜意

三十八年前第一次蒞美時，用的交通工具是鐵路客車，疲於奔命的訪問學校，爲留學生洽辦公務，在緊張氣氛中過日子，沒有享受過一天自在的私生活。自己敬謹接受上級的命令，留

美時間不滿三個月，匆匆地隨船來，而急急忙忙地押解人犯，套上手銬，越島飛行橫渡太平洋回去。四十九年第二次訪美，主要交通工具，已由鐵道發展至航空機器——噴射機時代了。人人利用飛機旅行，國際間既如此，當時美國國內航線班機，亦晝夜訂有密集班期，非常便捷。此次任務，是爲己不是爲人，不是被動是主動，隨着自己的意願而定行止。

原來在華盛頓州的日程，排定十日時間上漁船隨船出海，觀摩見學。我沒有嚐試過乘坐一葉扁舟，漂浮在驚濤駭浪中的滋味，不敢冒昧接受；乃改爲參觀華州州立大學及其漁業學院，這一行程之改變，對我來說，獲益匪淺。後來以華大漁業教育辦學之優點，帶回海洋學院予以發揚。我既一切自主，心情顯得輕鬆，以貴賓和校長身分，周旋於學校之內，有時與校長談話，有時與學生共話；大部分時間，與教師聚在一起，除溝通彼此之學校狀況外，也天南地北地聊天，無憂無慮，無牽無掛，等於我政府給了我三個月的假期，又接受美政府的優越招待，這種快樂日子，一生能有幾回。

六十八年的第三次來美，情形又不同，係接受女兒們的敦勸，來此共話家常，享受天倫之樂；公私兩方沒有任何牽掛，心情舒暢，可以隨心所欲自由活動。於是把兩個月的留美重點，放在觀光旅遊。美西沿海岸自舊金山、洛杉磯至聖地牙哥，由女兒或女婿開車作嚮導，以遊覽風景勝地爲目的；停停看看，吃吃喝喝，大埠的金門大橋，羅省的影城和狄斯奈樂園，聖第牙哥的海

洋世界，與美墨兩國接壤處的小城，自北而南，所有值得駐足瀏覽的地方都印上了我們的足跡。

沙漠綠洲生財歪道

我也曾接受世姪女胡曉珍及其夫杜國基博士伉儷之盛情招待，陪伴我作三天內華達及亞里桑納兩州之遊。在那一望無際之沙漠地帶，幾十哩看不見一戶人家，沒有綠草，更不長鮮花，滿眼一片焦黃岩土中僅有幾株木麻黃而已。此種景況，有如我國的蒙古沙漠及西北平原；我們的蒙古和大西北地區，幾千年來，很少施工改造，始終與外面隔絕，共黨政權派人至內蒙古和新疆去，稱為「下放」，認為是種懲罰。

美國人卻生財有道，以財力和人力大加建設，先修築四通八達進入內華達州沙漠地帶之快速公路，在拉斯維加斯(Las Vegas)大興土木，於是水電設備齊全，大廈林立，豪華觀光旅館多如雨後春筍，享樂設備，樣樣齊全。中心地段內的幾十棟連雲華廈都是賭場，搜集了全世界各種賭具安裝於一處，任人所好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一天二十四小時，賭場大門始終是開着的。全世界的賭客，分批由鉅無窮噴射班機送來，乘坐自備小型飛機者更川流不息地降落賭城。此地是公侯貴族、王子王孫、實業家和億萬富翁之銷金窟，也是一般窮小子貪圖鉅富孤注一擲的行宮。好賭者通常嗜好多，爲了滿足賭徒慾望，於是毒品市場半隱半現交易，貨色齊全，販毒和吃毒，成爲公開之秘密；州政府既要徵收鉅額賭稅，對於非法的販毒和吃毒犯，也假裝視而不見。烟

、賭、娼通常是三位一體的，烟賭開放於前，拉斯維加斯的娼妓就多的不可勝數。據一九八四年二月某日聖荷西水銀報載：據統計，拉斯維加斯城所有女人中，百分之七十是賣淫婦。內華達本來是全美最窮的一州，藉賭稅來繁榮，現在城開不夜，以賭、烟(毒品)、娼招引全世界豪富在此消費，使沙漠變成綠洲；拉斯維加斯建成後，繼續在該州大浩湖及雷諾等地，以同樣方式發展成爲今日之大賭場，此種生財歪道，不值得效法。

我們在拉城住宿一宵，除參觀賭窟場面，看到賭客們形形色色之百態外，國基還邀請我同看了一場場面壯盛的大腿熱舞。近二百位年輕貌美，赤裸裸的少女，站立在舞臺中央及左右兩側臺階，搖胸擺臀地演出富於挑逗性的舞蹈；這類誘惑行爲，是青年人走向墮落之路的媒介，不禁搖頭三嘆。由此我們到景觀壯麗的大峽谷，目睹了峭壁懸崖長幾百里，深幾千尺，望不到谷底的洪流。我們也參觀了半世紀以前所建築，一處偉大的土木工程，爲全世界所注意的胡佛水壩。

牛排大餐飽我口福

四兩的「紐約牛排」，烹調得法，既不過火，也不欠嫩，色香味均佳，加上調味醬，味道鮮美，讚賞不置。以後親朋和學生等，連連請我進食牛排，女婿和女兒們更是輪番的送我進牛排館，我也很少推辭。

進食牛排，對我這位老人又是糖尿病患者，除價錢昂貴應予考慮外，真有百利而無一害：牛排不含一點肥肉，爲一塊方方正正的瘦肉，對於脂肪沒有增加的顧慮；也不會因腹內長肥肉增加體重；而且不含澱粉，對於血糖也沒有影響。多吃牛肉只會壯元陽、強筋骨，精神煥發，體態昂揚，因此我愛吃牛排，而且百吃不厭。第三次兩個月之訪美行程中，看到了不少新奇景觀和物質建設，飽了眼福；又常能吃到心愛的牛排大餐，也飽了口福，大有不虛此行之感。

年近黃昏感觸也多

欲貪圖享受，大家一致的說：住棟美式房屋；穿著英國毛料衣裳；討個日本太太；吃頓中國大餐。這種說法，我也覺得很近情理。不過，在臺灣任久了，雖然常有機會出進南北口味的餐館，千篇一律的鷄鴨魚肉，實在吃膩了，常想進食大塊的牛肉；想起香噴噴的美國牛排，倒反令我懷念。平、文二兒知道老爸的嗜好，於第三次抵美之夕，即以牛排大餐爲我洗塵；一客淨重一十

這次第四度來美，時間雖僅兩年四個月，然而我曾在女孫輩陪伴下，在此度過了三次耶誕節、三個我國開國紀念日及三次陰曆除夕。在生命的過程中，雖依法遵令強迫退休，再不能允許我爲國家效勞，卻仍精神飽滿，體力充沛。在樂享天倫之氣氛中，把握住「夕陽無限好，祇是近黃昏」的老境不敢虛度一分一秒的時光，用眼儘量察看，用耳儘量傾聽，用腦筋儘量去考量，覺得周遭的人和事，以及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教育文化、外交、美國壯麗之山川及其物質建設，有許多感觸。將以這枝禿筆，慢慢地發洩出來，草成燕文，容向讀者請教。